

大地的记忆

今天，重新拾起记忆的碎片，仿佛回到了那段以苦为乐的日子，仿佛听到了绵绵无尽的沙漠深处传来的歌声与欢笑。曾几何时，我们风华正茂，伴随激越的歌声，胸怀远大的理想，立志把全部的热血和知识贡献给壮丽的地质事业。这种情怀伴随着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，从莘莘学子成为骨干中坚。

伍继红 / 主编

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

大地的记忆

伍继红 / 主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今天，重新拾起记忆的碎片，仿佛回到了那段以苦为乐的日子，仿佛听到了绵绵无尽的沙海深处传来的歌声与欢笑。曾几何时，我们风华正茂，伴随激越的歌声，胸怀远大的理想，立志把全部的热血和知识贡献给壮丽的地质事业。这种情怀伴随着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，从莘莘学子成为骨干中坚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的记忆/伍继红主编. —北京: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,
2005.9

ISBN 7 - 80140 - 415 - 7

I. 大… II. 伍… III. ①地质 - 工作 - 概况 - 新疆②矿业
经济 - 概况 - 新疆 IV. F4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3686 号

书 名 大地的记忆
作 者 伍继红 主编
责任编辑 任 燕
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
(北京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)
电 话 (010) 68920640 68929037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22
字 数 330 千字
书 号 ISBN 7 - 80140 - 415 - 7/K·10
定 价 39.00 元

《大地的记忆》编委会

主 任 李 琳 田建荣

副主任 曾小刚 郭海棠 赵安军 董连慧
依拉木·梅合买提 赵美光

主 编 伍继红

统 筹 吴 彬

编 辑 吕刚玉 王永才

大地®记忆

序言

50年前的10月1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党中央的关怀下，宣告成立。20天后，也就是1955年10月20日，新疆地矿局相继建立。那时，中华民族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大变革，需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旧中国的面貌。

中国需要发展工业，而工业的基础是矿业。至今，蓬勃发展的新疆钢铁事业就是在当初地质工作者发现的六道湾煤矿、雅满苏铁矿等一系列矿产地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。

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。许多地质学子高唱着《戡探队员之歌》来到新疆，实现自己的报国热忱。他们为此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，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地质工作的壮丽凯歌。

50年来，在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一代又一代立志边疆地质事业的拳拳之子，凭借着坚实的双脚彻底扫清了新疆地质空白区，使新疆成为全国最早全面开展正规区域地质调查的省区之一；他们用“以艰苦奋斗为荣，以找矿立功为荣，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”的三光荣精神，发现并探明了一个又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型矿床，为国家和新疆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。其中，新疆发现的138种矿产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0%以上，使新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矿产资源的战略接替区。

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新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进程，地质工作不仅仅是经济工作的先行，而且已经贯穿于经济建设的全过程，渗透在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。地质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。

这是一个令人无比鼓舞和振奋的矿业大开发的时代。新疆地质工作



者必须以跨越自我的豪迈精神迎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期。

由新疆地矿局地质工作者共同写就的《大地的记忆》一书，通过地质人的亲身经历，真实地反映出几代地质工作者用生命的追求铸造出来的那种“特别能战斗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忍耐，特别能奉献”的时代精神。

这本书不仅是写给地质工作者的，也是写给所有为祖国建设、为新疆繁荣、为实现新型工业化而努力工作的人们。

李 琳

田建荣

2005. 7. 26



大地的记忆

目录 | C o n t e n t s

追忆 挥洒青春的峥嵘岁月

征战阿尔金	/ 3
到新疆去	/ 10
激情岁月	/ 14
会战年代	/ 19
战斗在帕米尔高原	/ 25
从于田到藏北	/ 29
他们不应该被忘记	/ 33
沙漠找水	/ 36
罗布泊第一条坑探线	/ 39
阿希精神	/ 43
为了功勋队的荣誉	/ 46
挑战生命禁区	/ 50
“备战” 壮歌	/ 55

聆听

大山深处的动人故事

- 逃离死亡之海 / 69
- 在西天山的日日夜夜 / 72
- 当黎明到来的时刻 / 83
- 风雪天山 / 86
- 高原孤旅 / 88
- 我们就住在这里 / 93
- 断水的代价 / 96
- 为了45人的生命 / 102
- 雨夜阿尔金 / 108
- 奋战在阿尔泰山 / 110
- 暴风雪中的40小时 / 117
- 南疆找煤回想 / 124
- 风雪五昼夜 / 128
- 穿越天格尔 / 132

抒发

献身戈壁的赤诚情怀

- 怀念战友 / 143

血染天山绘锦绣	/ 147
遭遇狼群	/ 154
烈马好汉	/ 159
跨越时空的追忆	/ 164
三八钻机的姑娘们	/ 168
师 傅	/ 172
初次野外经历	/ 175
我是一个幸运的人	/ 179
钾盐矿开发的先行者	/ 182
矿山守点人	/ 185
紧急救援	/ 187
雪域高原找矿人	/ 191
塔件上的手印	/ 195
那年我48岁	/ 198
最后一道沙梁	/ 202

感悟

铭心刻骨的深厚情谊

难忘深山民族情	/ 207
我的哈萨克亲戚	/ 212
查岗诺尔河	/ 216
情 债	/ 229

情洒阿帕石棉矿	/ 231
难忘年华	/ 233
亲 人	/ 237
黑骏马	/ 241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	/ 246
当理想成真	/ 250
夜宿金墙沟	/ 255
扶贫找水记	/ 257
出 征	/ 259
找驴的故事	/ 262
温暖的手套	/ 265
地质人的南疆	/ 268
西行昆仑	/ 271
思念母亲	/ 283
那片难忘的地窝子	/ 285

寻觅

令人难忘的地质情怀

狭路相逢	/ 293
与死神赛跑	/ 296
提着火炉看电影	/ 298
红旗水	/ 300

分队在哪里	/ 303
尝石头找矿	/ 306
骆驼和跳鼠	/ 308
营救民工	/ 310
不寻常的出队	/ 313
洗 澡	/ 316
沙尘暴	/ 318
小燕子	/ 320
车 灯	/ 323
编后一 在组稿的日子里	/ 325
编后二 这一年	/ 334

追忆

挥洒青春的峥嵘岁月

曾几何时，我们风华正茂，伴随激越的歌声，胸怀远大的理想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立志把全部的热血和知识贡献给壮丽的地质事业。这情怀伴随着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，从莘莘学子成为骨干中坚。岁月的风尘苍老了我们的容颜，历史的记忆却长久地留在我们的心中。



征战阿尔金

1958年新疆地矿局决定成立阿尔金山地质队，由我带领一支小分队承担1:50万路线地质找矿的任务。阳春三月，气候转暖，地质工作的黄金季节来临。经过初步准备，我和我的战友们乘坐敞篷汽车兴致勃勃地告别了自治区首府——乌鲁木齐。

从乌鲁木齐到阿尔金山山前的县城若羌，虽然只有千余公里，我们却足足走了十余天，因为当时这里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车的大道。沿途不是泥泞的泛浆地，就是茫茫的戈壁沙漠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或者沙窝，大家都得下车填杠子、挖沙子。

若羌，这个边远的县城，哪有一点县城的模样。一眼望去进入眼帘的是清一色的土坯房，有数的几家商店、合作社散落在仅有的一条街上。一了解，全县也只有几千人，还比不上内地一个像样的村庄。县城虽小，却是我们今后工作主要依托的大后方和生活物资供应的惟一基地。我们在这里聘用了必需的向导、工人，雇好毛驴和部分骆驼、马，买好粮油、蔬菜，向深山进发。

清早，一行20余人捆好行装，绑好驮子，赶着牲口，唱着山歌，开动自力更生牌的“11”号汽车出发了。这里要说一什么是“11”号汽车，说白了就是我们自身有的两条腿，因为它站起来并立就像11，故趣称为“11”号汽车。当时为了节约，也为了减少给养，因此尽量少用马匹、毛驴，用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型号的车了。

阿尔金山由于山体构造运动强烈，山前地形陡峻，山路崎岖，行走十分困难，加上高山上常年积雪融化形成的、难以捉摸的山洪，更是增加行进的难度。平时抬腿就可轻易迈过去的小沟，洪水下来就成了深不见底、咆哮凶猛的幽谷，被巨大的石块推动得咚咚作响。所以，我们只有尽早起来赶路，遇到洪水即停止前进，就地露宿。往往是累

了一天，前进仅仅几公里。在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，快到目的地的一个夜晚，时值雨雪稀少的6月底，突然下起了大雪，为我们每个人都盖上了一床雪白的天然被，但为我们效力的小毛驴却遭殃了，早上起来发现茫茫的雪地上竟然倒下十几头可怜的生命，雇佣的民工急得嚎啕大哭，我们只得答应予以赔偿。说到这里，真应该提及那些默默无闻献出生命的驼、马、驴了，尤其是那些个大体重的骆驼，它们只有在累得实在爬不起来的时候，人们才不得不将其弃之荒野，奄奄待毙。

阿尔金山位处高原，平均海拔普遍在4 000多米，空气稀薄，紫外线特强。初来的时日，首先要晒脱几层皮，日子一长个个变成黑脸包公，头晕脑胀自不待说，爬山走路更是气喘吁吁，这里的一步比平地的三步所用的力气还要多。当然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，一般都能逐步正常。但对那些有高山症的（如心脏不好、高血压等）那就不是一般的小事了。我们有一个平时很喜爱体育运动的战友，看起来身体非常结实，可是进山不久就感到头痛气急，不思饮食，不能安睡，心情烦躁，后来还出现浮肿，见此状况我们不得不立即派人将他送回县城慢慢恢复调养。

高山地带生活上的问题更是诸多不便，首先是水烧不到100℃，往往只要80℃左右就“开”了。米饭是绝对烧不熟的，面条当然只能煮成糊糊了，所以吃得最多的就是疙瘩汤，当地维族老乡叫它“翁吗什”。馒头蒸出来里面粘粘的半生不熟，倒是烙的饼子比较容易熟，特别是那种在牛粪里面烤出来的饼子。先把干牛粪烧成炭，然后把发好的面团做成饼状埋在里面，大约15~20分钟挖出来。真是喷香扑鼻，比街上买的饅还要好吃。

当年在阿尔金深山工作，交通运输是最大的难题，崎岖的山路，漫长的运输线，生产、生活物资的供应全依赖那小小的毛驴来驮运。从住地到县城往返一次，少则20余天，多则月余，加上不可预测的因素，不能如期到达是常事，偶然的特殊情况也会发生。记得有一次由于山洪的阻断，运输的物资整整延误了10多天，现存的粮食越来越少，只得逐步减少定量，由干到稀，由多到少。最后一点儿粮食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喂马的粗粮倒还有一点儿，那只好吃它们的了，煮一煮每人每餐半勺以维持生命。我们也想到过挖点野菜充饥，可是这高山地带

小草都稀稀落落，哪有什么野菜？可怜的那么几根蒲公英，挖了半天也不足半篮子，还不抵体力的消耗，只好打消这个不现实的念头。就这样大家凭着坚强的信念，强忍饥饿之苦，度过难捱的时光，有的同志都出现浮肿了。盼星星，盼月亮，好不容易运输队被盼来了，这个时候大家的高兴劲头真是无法形容啊！

1:50万比例尺路线地质找矿，是一个既是过渡性、又具综合性的工作。说它过渡性，是因为基础资料不足，没有正规的地形图，无法准确定位，但又要按正规要求做相应工作；说它综合性，是除了作地质调查外，发现矿产还要投入初步评价。这是一项既辛苦又要具备丰富知识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、体力相结合的劳动者。

路线地质调查，一般两个人一组，观察、记录、绘图、采集标本相互协作，另一方面也为了安全，遇有野兽时好有个照应，壮壮胆。有的时候为了赶任务，人手不足，也就一个人单跑，通常每天至少要跑二三十公里，这在海拔4 000多米的高原，确非易事，况且回来时还要背负采集到的标本，几公斤到十几公斤不等。由于海拔高，气温低，5 000多米的高山上常年积雪，覆盖着千百年积存的冰盖，在这里工作时常可以听到雪崩冰塌的隆隆声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位战友在雪山上整整工作了一天，走进这冰雪世界，真是奇妙无比，高达数丈的冰崖层层相叠，边缘挂着奇形怪状的冰凌冰柱，有的像宫灯，有的像动物，真好像走进了水晶宫。爬上了冰崖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放眼望去，白茫茫一片，然而平坦的外表下面却藏有隐患，那就是纵横交错的冰缝，深达十余米，两壁像刀切一样直上直下，冰水就在下面流淌非常危险。

一天，我们走到一条宽约一米的冰缝前停住了脚步，要是在平地只要稍稍一纵也就可以跳过去，可是在冰上不免打滑，万一滑倒掉了下去后果不堪设想，绕道吧又不知道有多远？在这空气稀薄的高山多走一步都是很大的消耗，还是下决心跳吧！我们先把背包、铁锤等重物扔过去，然后咬咬牙拼尽全力一跳，还不错，我们成功了。雪山上走了一天，晚上休息时突然感觉眼睛像火烧和灌进辣椒水一样疼痛难忍，原来由于没有戴防护眼镜得了雪盲。

发现矿产是令人既兴奋又忙碌的喜事，我们要根据不同矿种，采取不同的方法，给它作出简单的评价。首先要确定地理坐标，绘制检测

图。那时我们常用的就是小平板了，这种工具简单，便于携带，成本又低，而今可能已被送进博物馆了。

小比例尺路线地质调查，涉及范围广、面积大。转移搬家乃是常事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余天。宿营地离不开生活必需的水和牲畜赖以生存的草。而有穷山恶水之称的阿尔金山，水草也不是随处可见，往往相隔数十到百余公里，有时遇到一些清澈的湖泊，非常美丽诱人，但一品尝却苦不堪言，原来是长年积累的咸水。为此，每次搬迁至少也要一天，有时则要连续四五天。那时搬家的运输工作当然是劳苦功高的小毛驴和少数驼、马，人自然还是那自身的“11”号汽车了。由于连续行军，走了一天真是人困马乏，两条腿沉重得抬不起来。实在走不动时，也曾像红军那样在地上爬行。我的右腿踝骨就是那时过度疲劳伤了筋骨，一天下来晚上休息后，又肿又疼，第二天起来就成瘸腿的跛子了。等到慢慢走出四五公里，活动开后，才逐步恢复正常。

搬家，首先要掌握打行李的基本功，行李绑得既要小巧又要结实，不然驮子一颠就散架了，因为三天两头打行李，我们每个人都捉摸出一套简单快捷的办法，即使摸黑也能在短短几分钟打好行装，晚上只需将绳结一抽，摊开就能入睡了。

搬家，最头疼的要算人人离不开的燃具了，绑起驮子来特别麻烦，那个年代的炊具都是比较原始，锅、碗、桶、盆不是怕压，就是怕打，形状又不整齐，捆得不好半路驮子就翻了，又得重新捆绑。

更辛苦的要数炊事员了。早上要第一个起来为大家准备早餐和带的干粮，到了宿营地又要立即搭建锅灶，准备晚餐。更为麻烦的是高山地带不长树木，烧柴是个大问题，能够碰到一丛丛生命力很强的灌木红柳，就是天大的福音了。通常就拣那草堆上的野牛、野驴的干粪了。我们聘用的炊事员是一个十分善良的维吾尔族老乡，名叫库安，我们都叫他库安大叔，他不但能做一手很好的面食，还能讲汉语，知道山区的道路情况，所以还充当翻译、向导。每次搬家，我们总要尽量腾出一头毛驴或马，当他的坐骑，让他前面先走，一方面带路，一方面好给大家准备饭食。往往等大家陆续赶到时，热腾腾的饭菜也端在手里了，一天的疲劳也就忘到脑后了。

三年来，经过大家辛勤的努力，我们得到了一张1:50万路线地质矿